

盛满鲜花的香熏

孟晖

非常偶然的，解开了自己多年来的一个迷惑。

那天再次拿起《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·雍正朝》(以下简称《辑览》)一书翻看,结果注意到雍正九年的一道圣旨:

尔照先前交出的圆形洋漆藏盒式样收小,或二三寸高,或四五寸高,或用象牙,或木胎做漆,周围雕透花,顶上亦做透花,或用银母雕透花、糊纱,盛花用。钦此。

在明清时代的文物中,有一类常见的玉盒,或圆或方,盒身与盒盖全部透雕成镂空花纹。这种满布镂空纹的玉盒总是被定名成“香熏”,我常常感到不解,如此的香熏如何使用呢?玉器总是珍贵的,而其莹润的质地绝对不容许微小的损害,因此,很难想象,在整块白玉或碧玉做成的盒里放香灰、燃香炭,这样做无疑太容易损伤玉质。看了雍正的这道旨令,才恍然大悟,那些满布透雕花纹的,或象牙、或玉的香熏,原来不为炷香,而是用于盛鲜花,以天然的花香来清新空气。

看来雍正非常喜欢用镂花香器盛鲜花作为熏香的方法,不久他就又下了一道圣旨:“比黄圆香袋略大些,做一象牙雕透地花囊,盛鲜花用,亦可盛香袋用,若香袋无味亦可以换得。钦此。于六月初六做得象牙透地香袋二件。”这里所说的“花囊”,又被称为“香袋”,与一般的“香袋”不同,是用象牙等硬质材料,做成圆球、扁盒等造型,往往采用两扇对合的形式。在其中可以盛放鲜花,也可以放上当时常用的香袋——用罗缎缝成、其中塞满香料的小袋,就靠着从花囊中散发出的淡淡香气,在宫室内制造氤氲的气氛。从《辑览》一书可知,雍正不止一次下令制作这种象牙“香袋”,至于这类香袋的用途,则是挂在特别配制的挂杆上,或者挂在宫灯上,既是一种陈设装饰,也是一种清洁空气的措施。

直接利用干燥的玫瑰花、桂花等天然花草香料代替人工合香制品,在明代以来确实十分风行,《金瓶梅》里就提到,装着玫瑰花与排草的香袋儿、装着桂花的“木樨香桶子”,被男男女女配在身上,用以身体生香。当然,美玉、象牙雕成的或是金银铜累丝的香熏盒,正如同雍正特别下令做的“象牙雕透地花囊”一样,不仅可以盛鲜花,也可以在其中放香袋。说起来,明清人的这样一种做法,对于今天的生活也仍该有着意义。古人最讲究的焚香,成本高昂,而且费时费力,与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格格不入。但是,用一只精美的镂花盒盛满芳香的天然干花瓣,放置在床上,把衣服覆于其上以熏衣,或者夜晚将之置于枕边,让花香催生清梦,却是完全不难的事情。



我生平的第一次“出差”,是和任大星及任大霖兄弟一起赴合肥参加安徽儿童文学创作会,似乎是1982年的夏季吧。其实说“一起”是有些牵强的,当时两位任先生是作为嘉宾前去的,而我跟着老编辑钱景文女士和高逸先生一起去组稿。当时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氛围比较融洽亲和,任氏兄弟也不摆名人架子,把我们视为出门在外的同事,所以我们快速地组成了“五人组合”,经常吃用也在一起,不分彼此。

看得出,任氏兄弟非常珍惜那几天朝夕相守的日子,手足之情笃厚。一路上两人形影不离,不时小声耳语,伴有心领神会的点头。每当大霖先生发言时,大星先生深情微笑,屏神聆听,心神和眼神都聚集在兄弟的言谈中,并渗透进每一个微小的停顿里。而一旦大星先生发言,大霖先生也饶有兴致地倾听,神情里不时闪出从心灵里焕发的愉悦。

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,他们是我羡慕的人,我一生都向往能有这样铁的知己,有骨肉相连彼此相知的兄弟或姐妹。任氏兄弟有着共同的成长背景,献身于同一项事业,又在同一家出版社供职,双双成为齐名的各有建树的儿童文学作家,他们的相知已超越了兄弟间的情义,升华为心灵间的欣赏

与相惜。在我看来他们拥有着人类最完美无缺的兄弟感情,仿佛只要有可能,他们从童年起就相牵的手永远也不会松开……

后来大霖先生去世了,我为这失去而难过,同时也明白对于大星先生这意味着什么。

我对大星先生的尊敬来自于他对艺术的忠诚,他是一个专注而纯粹的作家,他的《吕小刚和他的妹妹》《野妹子》《我的第一个先生》以及后来的《湘湖龙王庙》《罪恶的种子发了芽》等作品有着很大的社会影响,被儿童文学界交口相传。他的很多作品,比如《刚满十四岁》,比如当时刊登在我所喜欢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《少年文艺》上的一些作品,曾滋养过我的情感以及对于文学的挚爱。

在历次的运动中,他保持着自己对艺术的坚守。以前那政治上的风向标并不能改变他,现在的市场得失也不在他的考虑之中。他永远是倾听内心声音的人,一个老老实实搞创作的人,一个不被风吹草动改变的人,一个追赶着艺术的人。

我调入《少年文艺》时,很可惜大星先生刚从编辑部退休,我与他擦肩而过。好在每天临到中午了,他便抵达编辑部,几乎天天如此,前后不会相差很久,如同一个固定开播的节目。他很看重我们这些晚辈,与我们平起平坐,只是因为矜持和羞于表达,我们谁也没有和他说说过,其实他随意道出的一席话,对我们而言往往就是真知灼见……

大星先生是一个挚情的人,在家庭里他深爱着他的女儿,妻子,侄子。大星先生的妻子金老师是个非常贤惠贴心的女性,我有幸吃过金老师做的午餐,那次她请编辑部的全体同仁去家里,备的菜式非常别致,记得还有很多种不同烧法的鱼,她的招待里含有着浓郁的人情美,使客人非常舒服,因而至今难忘。记得大星先生说起过当年和金老师恋爱的情景,他爱用他的浙江萧山官话说金老师是被他“骗了来的”,一边还得意地笑起来。关于这个话题,多少年来他谈及它时都那么说,从来没有说过第

那天要去凤凰会馆录一档凤凰卫视《鲁豫有约》的节目。这两年推掉很多电视的采访,因为一个作作者的长处还是躲在电脑后面好,我不习惯面对摄像机头侃侃而谈,除非是在一个熟悉的主持人调动的一个很好的氛围和气场里面。

凤凰主持人里,女的我喜欢鲁豫,男的则是梁文道,脾气很好的道长先生。之所以接受鲁豫有约,就是因为对于她的信任,而且几年前就在一些杂志举办的活动中数次和她有过接触,她的大方、自然、文化气息都是我喜欢和欣赏的。那天在场的还有林心如和苏有朋,谈的话题是抑郁,我想应该可以有感而发。

我当然希望有很多大中学生能关注到这期节目。青春期和初涉社会阶段是一个心灵敏感、梦想在现实中会遭遇破灭,很容易情绪堵塞得不到疏解的时候,在这种时候很容易因为极端而造成不可挽回的错误举动。我希望作为一个成长过程中的过来人,给大家一些启发。

鲁豫就是能让人打开心扉说话,她做节目的时候总是穿朴素的衣服,让嘉宾可以不分心没有压力地畅所欲言,做完节目她会换上好看的正装和他们合影,也许做完节目的她才是真正的鲁豫。工作状态中的她是藏起自己衬托别人的。

3年前我第一次遇见鲁豫,是在某画报300期封面的一个纪念活动上,那次她的封面是造型师特意给她设计的一个短卷发造型,很有上世纪三四

十年代上海女人们的复古风韵,我很喜欢,就跟她说为什么不能用这个造型做节目呢?鲁豫笑笑,好像是说

二个“版本”。

他就这么在滚滚红尘的世间做着好玩的人和好心的

有的时候大星先生匆匆来,又匆匆走,紧锁双眉,只在人群前一闪而过。其实谁都不能阻止一个真正的作家来思考,来保持天性上的忧郁,来体验艺术追求的孤独。在艺术上能把一生都投进去的人不算多,投入后终不悔的人就更少了,因为想赶往的艺术巅峰常常由于路途太遥远而够不到。大星先生是一个经历过许多坎坷,仍然怀有着仁爱与宽容,追赶着艺术巅峰而去的人。

大星先生今年以全票获得了陈伯吹奖的特殊贡献奖,我为他高兴,为这位享受到明媚灿烂的创造之乐,又遭受着深沉长久的痛苦和煎熬的前辈感到由衷的骄傲。

大星先生今年以全票获得了陈伯吹奖的特殊贡献奖,我为他高兴,为这位享受到明媚灿烂的创造之乐,又遭受着深沉长久的痛苦和煎熬的前辈感到由衷的骄傲。

呆了,她家的住房条件极为简陋,棚屋里面处处潮湿,终日不见阳光,这样的条件根本无法保证她术后的康复和治疗。于是我出资为小邢一家购买了一套一室户的二手房,免费给他们住,邢怡住了一年多,直到康复后搬离。

为了给白血病患者和骨髓库的工作多出一份力,我将自己拿到的讲课费、稿费捐赠到骨髓库定点募捐银行。同时,我非常钦佩那些骨髓捐献者的朋友们,如果他们需要到外地做手术,我便自掏腰包,购买机票,护送志愿者安全到达目的地。我希望自己的这些小行为能带动更多的人关注这些患者,为社会做更多的好事。

明请读一篇《青春献给你,西藏》。

如果用那样的造型出现在节目里,观众会觉得不自然吧。于是,这么多年来,出现在观众眼里的始终是自然的短发清爽造型的鲁豫。

后来我们回答心理师的问题,童年和现在分别感觉到幸福的时刻是什么?鲁豫的答案也是比较一致,她始终是喜欢吃好吃的、躺在沙发上读一本休闲杂志的闲适女孩。而我,童年是拿压岁钱、穿新衣服、打雪仗,现在则是希望得到一笔意外之财,然后包下一个大的总统套房,请一帮朋友来一起happy。

也许,童年时我的快乐是简单自然的,而现在,价值观有了误区,快乐不一定要去包总统套房,只要有一大帮朋友团聚,在哪里我都是快乐的啊。

值得高兴的是幸会林心如、苏有朋,一对于有着明亮清澈眼睛的优质偶像。他们属于健康明朗、善良快乐的孩子,所以,他们也拥有同样健康的粉丝团始终跟随。走的时候,心如对我说:一定要快乐,加油!有朋则说,可以将他在台湾的胖胖的心理医生介绍给我,希望那位医生来北京的时候他不要因为忙而忘记了。他们都是《时尚健康》杂志的抗抑郁大使,他们的良方是用粗线条来对付抑郁,有朋说健忘、不在乎也是可以训练的,我准备训练训练,像他所唱

的歌词:一切没有什么大不了,就算一眼看过去很多人都比他高……

很高兴地录完这期节目,高兴的时候总是觉得时间飞快的。时尚健康的主编小姐问我感觉怎样,我说这样挺好,千万不要一谈抑郁就玩深沉,我们要轻松地告诉大家,抑郁只是一种心理疾病,是病就有对付它的医治办法,所以,让我们病并快乐着吧,决不退缩。

好久没有这种荣幸,跟随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出去旅行了,今夏十分难得,跟一大团40位同胞,摇着小旗,拎着茶水瓶,高度招摇地奔赴海外旅行。一路行来,我的震惊难以言表,一笔一笔写下来,跟大家慢慢分享。

之一,在机场登机,长队排得扭扭歪歪的,放眼望去,各位团友人手一只巨大的塑料马甲袋,飞机我也算是坐过的,这样步调一致的装备,还是头一次见识,忍不住凑过去看看仔细,满载的,原来是方便面。精打细算,人均2.8个。上了飞机,隔肩的熟男团友,飞着媚眼跟我搭讪,小姐,你带的什么牌子?康师傅?我带了辛拉面。天,久不出门,真的不知道国事天下事了,如今越洋飞机上的搭讪,原来是这样开篇的,我搜遍肝肠,半天想不出一句甜软适度的回复来,眼睁睁错过一段空中艳情。

之二,我的团友们,男的女的,人人带了一把小小的阳伞来,这件秘密武器,真的厉害,它们频频盛开在异国的景点,既遮挡了太阳,又成为国人的妩媚标志。要在熙攘人群里,寻找自己的团友,认定那谁太阳伞,一定就对了。全世界的游客,打着太阳伞走来走去的,想来想去,好像只有我的风流同胞。我现在才知道,原来我的同胞是如此娇嫩无力的男女,一见太阳便要长吁短叹连连尖叫,连在巴士内,也有特级团友非常西施地撑开一朵太阳伞,挡住从窗子里漏进来的阳光。我们的男人,绅士得让人吃不消,时刻为自家太太儿女提供贴身服务,撑开一把半旧的太阳伞,顾盼自怜,风骚第一名。这种新派浪漫,不好意思,我是真的不懂了。

之三,我的团友还有一个厉害的,随时随地,说话都气壮无比,本国经济发达,人民健康水平提高,人人中气十足,绝对不是吹的。好好地端详着一座300年的雕像,身边女团友忽然裂唇一声喊,我的玻璃心当场哗啦啦震碎半粒,手忙脚乱到包子的口袋里翻找巧克力压惊。在闹市街口过马路,部分团友没有好好走斑马线,立刻便有一位德高望重的男团友当街一站,厉声开讲五讲四美,告诉你们,欧洲我去多了,你们这些中国人,知道不知道,不走斑马线,多丢我们中国人的脸?!本团的年轻导游站在我身后,大概看我听得不轻,附耳低声跟我说,小姐,别怕,那是一处长,说话就那腔调,人不坏。那位处长满面激愤,在街头声如洪钟地批斗国人陋习足足一刻钟,醒狮咆哮,无人不服。

之四,我的团友,最厉害的一手,叫做打牌。他们在飞机上捉对地打,在旅馆里脱光了打,在巴士上并拢膝盖地打。来到一座15世纪的修道院门口,美艳幽深,导游放给我们一个小时的自由时间参观浏览。洋菩萨有啥看头?找块草地,打牌啦。你不得不佩服同胞们的专注,飞越了上万公里的时空,丝毫不改他们对扑克牌的忠诚热爱。



钢笔画 上海龙华寺塔 杨秉辉

上海徐汇区西南有龙华镇,镇因寺得名。龙华寺相传为五代吴越王钱俶所建。寺内有龙华塔,始建于三国吴赤乌十年(公元207年)。塔高40.60米,八面七层,砖木结构,飞檐曲栏,雄伟壮观。塔身与基础仍是北宋时原物,至今已千年,上海地区绝无仅有。龙华旧时以桃花闻名,有“柳绕江村,桃红十里”之胜景,抗日战争时期湮没。近年在附近兴建龙华旅游城,人气颇足,然失清静。

原本该是青春和蓬勃的生命,却因为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而发生了巨大改变。看到许多白血病患者及家庭的种种不幸,听到他们的故事,在1996年,我决定志愿加入中华(上海)骨髓库,决心要和广大志愿者一起去挽救那些患者的生命。

我满怀信心,兴致勃勃开始了帮助别人的计划。在我加入骨髓库的第二年,就成功与一位少女白血病患者骨髓配对成功,然而直到现在,我还感到一种深深的失落,因为,正当手术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时,患者因病情恶化突然去世,我备感痛惜,为自己没能挽回这个年轻的生命而感到自责。为此,我萌发了建立一家骨髓志愿者俱乐部的想法,号召大家一起为白血病患者献出自己的爱心。在各界的大力支持

下,俱乐部顺利于1999年成立,没想到这成为了全国第一家骨髓志愿者俱乐部。

自从1984年我参加无偿献血以来,已经有20多个年头了。在我加入骨髓捐献者的行列后,家人受到我的影响也成功加入了骨髓志愿者库。众人拾柴火焰高,中华(上海)骨髓库入库数从1999年

的8000余人发展到后来的60000余人;从骨髓配对成功5例发展到配对成功500多例,从完成骨髓移植手术1例到现在完成90例;俱乐部为患者志愿服务5000余人次,并为骨髓库捐献资金达40余万元。这些数字的变化是惊人的,我想,如果在我的带动下有更多的人愿意加入这个行列,那么就有更

多的生命得到生的希望。

有个叫邢怡的孩子,2001年,正在上海交大读书的她,因患白血病被迫辍学,她的爸爸为了给女儿治病,卖掉了家里仅有的一套房子,搭建了一间棚屋栖身。尽管医院找到了与小邢骨髓配对成功的志愿者,但巨额的手术费让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。看着眼前这位花季少女,我想到十年前被白血病夺走生命的那个女孩,我现在还觉得心痛,所以我下决心一定要尽力帮助小邢。

我通过俱乐部向社会发起募捐,筹集了30多万元,送到她父亲的手中。在小邢出院以后,我到她家去看望她,走进屋里的那一刻我被眼前看到的景象惊

呆了,她家的住房条件极为简陋,棚屋里面处处潮湿,终日不见阳光,这样的条件根本无法保证她术后的康复和治疗。于是我出资为小邢一家购买了一套一室户的二手房,免费给他们住,邢怡住了一年多,直到康复后搬离。

为了给白血病患者和骨髓库的工作多出一份力,我将自己拿到的讲课费、稿费捐赠到骨髓库定点募捐银行。同时,我非常钦佩那些骨髓捐献者的朋友们,如果他们需要到外地做手术,我便自掏腰包,购买机票,护送志愿者安全到达目的地。我希望自己的这些小行为能带动更多的人关注这些患者,为社会做更多的好事。

明请读一篇《青春献给你,西藏》。

游客凶猛

石磊

